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(一)

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

冰心作品集

一九四六年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1946 年作品集

冰 心 著

目　录

1946 年

致赵清阁（2 月 5 日）……（2）
致赵清阁（3 月 4 日）……（4）
致赵清阁（3 月 16 日）……（6）
致赵清阁（4 月 20 日）……（8）
致赵清阁（6 月 20 日）……（9）
致赵清阁（7 月 22 日）……（11）
致赵清阁（9 月 23 日）……（12）
无家乐……（14）
从重庆到箱根……（19）
给日本的女性……（23）
丢不掉的珍宝……（27）
从去年到今年的圣诞节……（33）
给日本青年女性……（36）
给日本妇女的新年祝辞……（38）

1946 年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我于上月十四日迁到端木家里来了。有两间屋子，即他从前之书房和客厅，还有大走廊，怪好的。客人很多，可惜你离开重庆了。你信已从文藻处转到。三嫂已到上海了，住址是愚园路668弄313号。她很愿意看看你。假如你去看她，她一定高兴，孩子们也高兴。“天地社”版税如交来，请即交她，她等钱用，同时我也欠她钱。纸型不知如何？看端木的神通了，假如这个办不到，真是白当了律师！参政会定三月十五在渝开会，国防会也快结束了。我们行止总会在四月中决定，直回北平之意居多，到那时再报告你。你给《神州日报》写的长篇，可否让我拜读？上海文化界动态如何？熟朋友常见面否？前夜去看了《雷雨》，演员不算好，看了不十分满意。今天中午约老舍来吃饭，他不日赴申转美。这里熟朋友渐渐少了。今年暖得很，进城来后没生过火盆。晚上还不常有机会看书，客人太多。孩子们都好，年假中是看电

影，我却一场都没看，外一纸请转端木。一樵常见面否？请代问好。匆匆不一，即请

春安

谢冰心 拜上

四六年二月五日晨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业雅在此住了两星期，此刻刚走。参政会也刚开完，虽然“参而不政”也费不少时间。端木见过许多次。书店事真伤脑筋，看来版税收不回了。我会托端木，你不管吧，怪烦人的！你迁了居，也好，可以静些。我们四月中能否走，还不定。我本心是愿意等小孩子定了走，（宗生五月底初中毕业，大妹四月底高小毕业），只怕国防会要还都去结束。他们如果还都，我们就得早走了。你何时回河南？现时物价重庆最便宜，我倒愿意多呆些时候。你不如回来，这边天气太好了，天天大太阳，怪不怪？你要我写文章，岂不愿写，但这里环境，实在不适宜，客人太多。夜阑人散时，自己就累倒了。还是等回到北方，关起门来，替你好好写一点罢。业雅信附上，她相片没照好，不给你了。她这人真多情，临走哭了，害得我也怪难过的。欠信太多，不尽。祝好。

冰　心

四六年三月四日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许久没得你信，猜着你是忙，却不知道你搬家。我的侄子那天送他表妹上船，说看见你送老舍。老舍想来一定高兴得很，去换一换空气。你新居安适，极好，趁此多写写文章。你约我作文，一定应命，可惜参政会在即，纵然不尽责，一天也要花去相当时间。会完就要还都。我们大约也在四月间东返了，相见在即，快何如之！昨日得一樵来信，寄了几首诗，也未提明任务。重庆朋友渐少了，但物价据说最低。我身体还好，见客人太多，睡眠不足。这些日子重庆天气非常之好，一换往年之作风，每日都有月亮。昨夜同文藻出去避客步月，曾家岩一带寂静得很！南方客人来者，尽说些使人胆寒的消息，我们简直有点怕回去了。你说要回河南，不知何时动身？到北平还是等我们去时你再去罢，我们可以招待你。“天地社”近来有消息否？版税请你代领，不知已办到否？请你领了交给三嫂，我欠她在上海代付的钱。她住极司非而路51号A二楼。她在国际善后总署做事。星期日才在

家，或者你去以前写信通知她等你。请多来信，报告上海消息。振铎等见面时代问好。匆匆，问安

冰　心

四六、三、十六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也许不久会同你相见了。我们就在这两三天走，至迟不过月底。到南京先住老二丈人处，是“南京新街口锏银巷一号”李汉锋先生转。这消息请代告一切知交！我没有功夫分头写信（特别是圣陶，上次开明信还直寄歌乐山，真怪！）到南京后我们想不久就到上海来过一个周末，就是住处难找（三嫂处只一间屋子），那时再说罢。你好么？千万别回河南，等见一面再说。相见近，不多谈，匆祝

春祺。

冰　心拜

四六年四月廿日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我明后天上北平，带一个孩子去（宗生），准备把他丢在北平上学，同时，回家、回校看看。这次去是搭便机，希望一星期或十天之后再回南京。北平地址是“北平东单新开路三十三号谢宅”，请你写信来。关于版税事，端本事务所来了一封信（一个月以前），要我重新委托一下，并问我开明那律师是我委托的还是开明委托的。这事只有圣陶才明白（我是委托开明的，所以我请振铎代办。因为他说他是文协理事。同时端木又是文协律师。他和圣陶和你都熟。他当然愿意息事宁人，只要“天地”算钱，不印，就算了。不过，我如直接写信，怕端木又骂我凡事不跟他商量。）好否请你再催振铎，或者你拖他同行，这人真懒！你那把宫扇消息杳然。别等到秋风起了再来才好！梅校长[1]已去平，星期四来。一樵想出洋，大概

① 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。

七月走。我们有去日本计划。也得在七八月之交，文藻去，我打算住北平，也许带两个女儿也去日本，还未定。匆匆，希望上海见。

冰　心

四六、六、二十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到京的第三天，就收到那柄扇子。当晚有人请吃饭，就拿着出去了。那扇子小巧得很！第四天就得信（内汇票四万伍千元），“天地”事讨厌极了！看见圣陶没有？这事也得同他提一下，因为开明等等，都是他接洽的，你们商量着办罢。文藻月底到沪，一月二日飞日，叫他陪你跑一跑如何？我等他到日来信后才去。请告诉沉樱，北大图书馆和注册部都可以请她（我同郑毅生说过），她有意去否？请复。北平太美了，这次回去，树木又高了，一切古迹重新油漆了一遍。晚阳下寓繁华于萧瑟，北海公园游人都少，但为谈心是再好没有了。这次旅行，去时很紧，因天气热，行程六小时，又带小孩子，回来时就很快很好（北平你的信早收到了）。匆匆，即祝

暑安

冰　心

四六、七、廿二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回来后文藻病了几天，忙了些日子他已好了。我们已开始玩了些地方：玄武湖不错，四望很清旷，城墙和远山和塔都很美；到鸡鸣寺正有小风雨，情景适合；胭脂井没有找到；（乌衣巷听说窄小不堪，不敢去，怕幻像消灭）中山陵最好，干净空旷，树木都青起来了，比我十年前的印象好得多，谭墓有毁伤毁迹，明孝陵太小，看过昌平十三陵的人，觉得不过瘾。小孩子对于那十几对石人石马倒非常欣赏。归途到了莫愁湖，真是太伤情了！一半已沦为稻田，胜棋楼墙上满是“名人留迹”；秦淮河是，一道臭水；画舫更难看。我想古人平民游玩的地方太少。有一点水就高兴，如北平之什刹海，南京之莫愁湖，都是这样，使吊古者不胜失望。今天下午拟去燕子矶，我想江边一定气魄大一点。你何时能来？我们行止还未大定。昨天给振铎去了一信，托他几件事，有些是你接头的，晤见时请你向他要信看，商讨商讨。得美国或蜀

中朋友信否？江南天气到底好，北平恐怕现在正是花开时候，我真想中央公园（即今中山公园）的牡丹！

匆此即祝

著好

冰　心

四六年九月廿三日

无 家 乐

家，是多么美丽甜柔的一个名词：

征人游子，一想到家，眼里会充满了眼泪，心头会起一种甜酸杂揉的感觉。这种描写，在中外古今的文里，不知有多少，且不必去管它。

但是“家”，除开了情感的公子，他那物质方面，包罗的可真多了：上自父母子女，下至鸡犬猫猪；上自亭台池沼，下至水桶火盆，油瓶盐罐，都是“家”之部分，所以说到管家，那一个主妇不皱眉？一说到搬家，那一个主妇不头痛？

在下雨或雨后的天，常常看见蜗牛拖着那粘软的身体，在那凝涩潮湿的土墙上爬，我对它总有一种同情，一番怜悯！这正是一个主妇的象征！

蜗牛的身体，和我们的感情是一样的，绵软又怯弱。它需要一个厚厚的壳常常要没头没脑的钻到里面去，去求安去取暖。这厚厚的壳，便是由父母子女，油瓶盐罐所组织成的那个沉重而复杂的家！结果呢，它求安取暖的时间很短，而背拖着这厚壳，咬牙蠕动